

東周列國志

第一函
第十冊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三

白下蔡 昇元放甫點評

第十一回

宋莊公貪賂搆兵

鄭祭仲殺堵逐主

施而得報固是情理之常然負而不報者亦人情之所常有未見宋莊公馮之於鄭爲已甚也責非義之賂出無禮之言逞無厭之求挑強隣之怒愚悍邪僻兼而有之其亦僥倖苟免於亂世耳有王者與吾不知其何以自全也人之有與而取償亦當度其力以爲進退有不待責而償者固無論矣有責之而後償不責則不償者有不責則償責則反不償者有責亦償不責亦償者有不責固不償卽責亦不償者有

力在能償而故意不償有其力實不能償者雖其能償而故意
不償亦當視吾之力可以責之而使必償否度其能也而後責
之則無虛責無貲償雖不墮于名而猶不失厚利之實若其力
實不能償與責之而必不肯償而我之力又不能以必得者則
置之耳宋莊立突本非義舉責償之念太急而奢求索無已令
人不堪而兵力又不足以制伏曾爲請成又復不許逞忿害惠
棄好尋仇雖掠東郊取祿示辱而分賂四國金玉已盡旣已無
名又喪其實亦幸而祭足主持讓其縱志故稍得一逞耳倘鄭
人拒敵師出無功則兵連禍結正無寧日詎不蹈宋殤之覆轍
乎爲已爲人無一可者宋莊真奴才耳其得保首領以沒得無

天網之疎耶

祭足專權自恣致于君怒其在他人俱可與屬公謀而誅之獨

雍糾則有所不可何也誼屬甥舅故也以其女爲妻而親殺其
父卽幸而獲濟室家之際亦必有所不安矣況祭足之惡只是
過專非有篡弑之事有不共戴天之仇者也。大義滅親四字雍
糾全用不着乃以不甚見愛之故遂欲謀而殺之豈理也哉事
之不濟而反見殺雖曰謀之不臧或亦有天道存乎其中也
雍糾庸劣之人事事可笑與君有謀而見妻皇遽中不鎮定可
知醉中漏語素不機密可知盡以謀告尤爲無謂之極祭氏請
歸並不疑阻疎淺甚矣如此之人豈可與共大事厲公過信而
重托宜其僨事而自敝也謀及婦人二語雖說得是然自己先
無知人之明矣又何責焉

祭氏此時却乎難處不告則殺父告之則殺夫惟有暗阻其行
而諷以避禍庶乎可耳盡洩其謀是明敎以殺夫矣其與助夫

殺父之罪相去幾何婦人不知大義便至陷于大惡而不能救

惜哉

却說宋莊公遣人致書稱賀就索取三城及白壁黃金歲輸穀數厲

公召祭足商議厲公曰當初急於得國以此恣其需索不敢違命今

寡人即位方新就來責償若依其言府庫一空矣况嗣位之始便失

三城豈不貽笑鄰國祭足曰可辭以人心未定恐割地生變願以三

城之貢賦代輸于宋且白壁黃金姑與以三分之一婉言謝之歲輸

穀數請以來年爲始如此待之宋爲失信厲公從其言作書報之先貢上白壁

三十雙黃金三千鎰其三城貢賦納定冬初交納使者還報宋莊公

大怒曰突死而吾生之突貧賤而吾富貴之區區所許乃予忽之物

于突何與而敢吝惜卽日又遣使往鄭坐索必欲如數且立要交割

三城不願輸賦厲公又與祭仲商議再貢去穀二萬鍾宋使去而復

來傳言君不滿所許之數要祭仲自來回話

妄出尊大可笑可恨祭仲謂厲公

曰宋受我先君大德未報分毫今乃特立君之功貪求無厭且出言

無禮不可聽也臣請奉使齊求其宛轉厲公曰齊肯為鄭用乎

祭足曰往年我先君伐許伐宋無役不與齊同事况齊侯之立我

先君實成之即齊不厚鄭自無辭厲公曰宛轉之策何在祭仲曰

當初華督弑君而立公子馮吾先君與齊並受賄賂玉成其事齊

受鄭之大鼎

鼎出部國

吾國亦受國彝

彝器名宋先代所傳

今當訴告齊以國彝

還宋

公追想前情必愧而自止

若論常情必當愧而自止

厲公大喜曰寡人聞

仲之言如夢初醒即遣使賁下禮幣分頭往齊二國告立新君且

訴以宋人忘恩背德索賂不休之事使人到齊致命齊桓公笑曰昔

者宋君行賂於敝邑止用一鼎今得鄭賂已多猶未滿意乎寡人當

身任之即日親往宋為汝君求解使者謝別再說鄭使往齊致命齊

僖公而以敗戎之功感激子忽欲以次女文姜連姻雖然子忽堅辭

到底齊侯心內還偏向他一分今日鄭國廢忽立突齊侯自然不喜

謂使者曰鄭君何罪輒行廢立不但偏向說來實是正理為汝君者不亦難乎寡

人當親率諸侯相見于城下言將伐鄭禮幣俱不受使者回報厲公厲公

大驚謂祭足曰齊侯見責必有干戈之事何以待之祭足曰臣請簡

兵蒐乘預作準備豈昭公時便不可簡敵至則迎又何懼焉且說齊

桓公遣公子柔往宋訂期相會宋莊公曰既齊君有言相訂寡人當

躬造齊境豈肯煩君遠辱公子柔返命齊侯再遣人往約酌地之中

在扶鍾鄭國之地為會時周桓王二十年秋九月也宋莊公與齊侯會于

扶鍾齊侯代鄭稱謝并為求寬宋公曰鄭君受寡人之恩深矣譬之

雞卵寡人抱而翼之所許酬勞出彼木心不知果然出否今歸國篡位

直欲負諾寡人豈能忘情乎齊侯曰大國所以賜者鄭豈忘之但

以嗣服未久府庫空虛一時未得如約然遲遲之間決不負諾此事

寡人可以力保宋公又曰金玉之物或以府庫不充爲辭若三城交

割只在片言何以不決魯侯曰鄭君懼失守故業遺笑列國故願以

賦稅代之聞已納粟萬鍾矣宋公曰二萬鍾之入原在歲輸數內與

三城無涉况所許諸物完未及半與市并筭賕何以異哉今日尙然異日事冷

寡人更何望焉惟君早爲寡人圖之魯侯見宋公十分固執怏怏而

罷魯侯歸國卽遣公子柔使鄭致宋公不肯相寬之語鄭伯又遣大

夫雍糾捧著南彝呈上魯侯言此乃宋國故物寡君不敢擅留請納

還宋府庫以當三城更進白璧二十雙黃金二千鎰求君侯善言解

釋魯桓公情不能已只得親至宋國約宋公于穀丘之地相會二君

相見禮畢魯侯又代鄭伯叙不安之意呈上白璧黃金如數魯侯曰

君謂鄭所許諸物完未及半寡人正言責鄭是以勉力輸納宋公

並不稱謝怨鄭已足無禮乃但問三城何日交割魯侯曰鄭君念先

人世守不敢以私恩之故輕棄封疆今奉一物可以相當即命左右

將黃錦祿包裹一物高高捧著跪獻于宋公之前宋公聞說私恩二

字眉頭微縐已有不悅之意及啓復觀看認得商彝乃當初宋國路

鄭之物勃然變色佯爲不知問此物何用魯侯曰此大國故府之珍

鄭先君莊公向曾効力于上國蒙上國賜以重器藏爲世寶嗣君不

敢自愛仍歸上國乞念昔日更事之情免其納地鄭先君咸受其賜

豈惟嗣君說得婉轉可聽魯桓善于居宋公見提起舊事不覺兩頰

發赤應曰往事寡人已忘之矣將歸問之故府正議論間忽報伯

燕國伯爵召公輔成王有功封於燕今北直良鄉縣是其地也朝宋駕到穀丘宋公即請伯與

侯一處相見燕伯見宋公訴稱地鄰於齊嘗被齊國侵伐寡人願避

君之靈請成於齊以保社稷宋公許之魯侯謂宋公曰齊與魯國

青州壽光縣地

世仇嘗有襲細之心君若為魯請成寡人亦願為細乞好各

修和睦免構干戈三君遂一同於穀丘結盟魯桓公回國自秋至冬

並不見宋國回音鄭國因困使督促財賄不絕于道又遣人求魯侯

魯侯只得又約宋公於虛龜之境面會以決平鄭之事宋公不至遣

使報魯曰寡君與鄭自有成約君勿與聞可也魯侯大怒間你過橋安得不欠

罵曰匹夫貪而無信尙然不可況國君乎遂轉轅至鄭這頭不着那頭着最是今

人長與鄭伯會于武父之地約定連兵伐宋髡仙有詩云

逐忽弑隱並元兇 同惡相求意自濃

只為宋莊貪詐甚 致令魯鄭起兵鋒

宋莊公聞魯侯發怒料想歡好不終又聞魯侯不肯助矣鄭厲公名乃遣

公子游往魯結好訴以子突負德之事寡君有悔於心願與君協力

攻突以復故君忽鄭分名之位并為鄭伯求平使者未返宋疆吏報魯

二國興兵來伐其鋒甚銳將近睢陽宋公大驚遂召諸大夫計議

迎敵公子

御說莊公次子

諫曰師之老壯在乎曲直我貪鄭賂又棄鄭好

彼有詞矣

可見宋國亦有通人但宋馮不用耳

不如請罪求和息兵罷戰乃爲上策南

宮長萬曰兵至城下不發一矢自救是示弱也何以爲國大宰督曰

長萬言是也宋公遂不聽御說之言命南宮長萬爲將長萬薦猛獲

爲先鋒出車三百乘兩下排開陣勢魯侯伯並駕而出停車陣前

單搦宋君打話宋公心下懷慙托病不出

明知懷慙何不聽御說之言

南宮長萬

遠遠望見雨枝繡蓋飄揚知是二國之君乃撫猛獲之肩曰今日爾

不建功更待何時猛獲應命手握渾鐵點銅矛歷車直進魯鄭二君

看見來勢兇猛將車退後一步左右擁出二員上將魯有公子溺鄭

有原繁各駕戎車迎住先問姓名答曰吾乃先鋒猛獲是也原繁笑

曰無名小卒不得汚吾刃斧換你正將來決一死敵猛獲大怒舉矛

直刺原繁原繁輪刀接戰子溺指引魯軍鐵葉般裏來猛獲力戰一將全無懼怯魯將秦子梁子鄭將檀伯一齊俱上猛獲力不能加被梁子一箭射著右臂不能持矛束手受縛兵車甲士盡爲俘獲只逃走得步卒五十餘人南宮長萬聞敗咬牙切齒曰不取回猛獲何面目入城乃命長子南宮牛引車三十乘擄戰俘輸詐敗誘得敵軍追至西門我自有計南宮牛應聲而出橫戟大罵鄭突背義之賊自來送死何不速降剛遇鄭將引著弓弩手數人單車巡陣欺南宮牛年少便與交鋒未及三合南宮牛回車便走鄭將不捨隨後趕來將近西門炮聲大舉南宮牛長萬從後截住南宮牛回車兩下夾攻鄭將連發數箭射南宮牛不著心裏落慌被南宮長萬躍入車中隻手擒來鄭將原繁聞知本營偏將軍車赴敵恐其有失回檀伯引軍疾驅而前只見宋國城門大開太宰華督自率大軍出城接應這裏魯將公

子淵亦引秦子梁子助戰雨下各秉火炬混殺一場直殺至鷄鳴方止宋兵損折極多南宮長萬將鄭將獻功請宋公遣使到鄭營願以鄭將換回猛獲宋公許之宋使至於鄭營說明交換之事鄭伯應允各將檻車推出陣前彼此互換鄭將歸於鄭營猛獲仍歸宋城去了是日各自休息不戰却說公子游往齊致命齊僖公曰鄭突逐兄而立寡人之所惡也但寡人方有事於紀未暇及此儻貴國肯出師助寡人伐紀寡人敢不相助伐鄭未曾替人出力先要人來相幫今人以爲得計我却惡其鬪夫公子游辭了齊侯回復宋公去訖再說魯侯與鄭伯在營中正商議攻宋之策忽報紀國有人告急魯侯召見呈上國書內言齊兵攻紀至急亡在旦夕乞念婚姻世好以一旅救之水火魯桓公大驚謂鄭伯曰紀君告急孤不得不救宋城亦未可猝授不如撤兵量宋公亦不敢復來索賂矣鄭厲公曰君既移兵救紀寡人亦願悉率敝賦以從將

道理當然亦爲將來正要借重

魯侯大喜卽時傳令拔寨**魯**望**邾**國進發**魯**侯先行

三十里**鄭**伯引軍斷後**宋**國先得了公子游回音後知敵營移動恐別有誘兵之計不來追趕只遣諜遠探回報敵兵盡已出境果往**邾**國方纔放心太宰華督奏曰**魯**既許助攻**邾**我國亦當助其攻**邾**南官長萬曰臣願往**宋**公發兵車二百乘仍命猛獲爲先鋒星夜前來助**魯**却說**齊**僖公約會**魯**侯并徵**邾**兵**邾**方欲發兵而宣公適病薨世子朔卽位是爲惠公惠公雖在喪中不敢推辭遣兵車二百乘相助**邾**伯懼**魯**吞并政欲借此修好遂親自引兵來會**邾**侯見三國兵多不敢出戰只深溝高壘堅守以待忽一日報到**魯****邾**二君前來救**邾**侯登城而望心中大喜安排接應再說**魯**侯先至與**齊**侯相遇於軍前**魯**侯曰**邾**乃敝邑世姻聞得罪於上國寡人躬來請赦**齊**侯曰吾先祖哀公爲**邾**所譖見烹於**邾**於今八世此仇未報君助其親

我報其仇今日之事惟有戰耳魯侯大怒卽命公子溺出車齊將公
子彭生接住廝殺彭生有萬夫不當之勇公子溺如何敵得過秦子
梁子二將并力向前未能取勝剛辨得架隔遮欄魯二主聞齊
交戰亦來合攻却得後隊鄭伯大軍已到原繁引檀伯眾將直衝齊
侯老營魯侯亦使其弟羸季引軍出城相助喊聲震天公子彭生不
敢戀戰急急回轅六國兵車混做一處相魯侯遇見鄭伯謂曰穀
丘之盟宋魯燕三國同事口血未乾宋人背盟寡人伐之君亦効宋
所爲但知媚齊目前獨不爲國家長計乎鄭伯自知失信垂首避去
托言兵敗奔逃魯無大將其師先潰齊侯之師亦敗殺得屍橫遍野
流血成河彭生中箭幾死正在危急又得宋國兵到齊方纔收軍
胡曾先生詠史詩云

明欺弱小恣貪謀

只道孤城頃刻收

他國未亡我已敗 令人千載笑齊侯

宋軍方到喘息未定却被魯鄭各遣一軍衝突前來宋軍不能立營亦大敗而去各國收拾殘兵分頭回國齊侯回顧城誓曰有我無魯有魯無我決不兩存也魯侯迎接鄭二君入城設享款待軍士皆重加賞犒羸季進曰齊兵失利恨魯愈深今幸兩君在堂願求保全之策魯侯曰今未可也當徐圖之次日魯侯遠送出城三十里垂淚而別魯侯歸國後鄭厲公又使人來修好尋武父之盟自此魯鄭爲一黨宋鄭爲一黨時鄭國守櫟大夫子元已卒祭足奏過厲公以檀伯代之此周桓王二十二年也齊僖公爲兵敗於魯懷憤成疾是冬病篤召世子諸兒至榻前囑曰魯吾世仇也能滅魯者方爲孝子汝今嗣位當以此爲第一件事不能報此仇者勿入吾廟諸兒頓首受教僖公又召夷仲年之子無知使拜諸兒囑曰吾同母弟只此一

點骨血汝當善視之衣服禮秩一如我生前可也言畢目遂瞑諸大
天奉世子諸兒成喪卽位是爲襄公宋莊公恨鄭入骨復遣使將鄭
國所納金玉分賂齊衛陳四國乞兵復仇齊因新喪止遣大夫雍
廩率車一百五十乘相助蔡衛亦各遣將同宋伐鄭厲公欲戰上
卿祭足曰不可宋大國也起傾國之兵盛氣而來若戰而失利社稷
難保幸而勝將結沒世之怨吾國無寧日矣不如縱之厲公意猶未
決祭仲遂發令話雖講得有理但硬做便令人難堪使百姓城守有請戰者罪之宋公
見鄭師不出乃大掠東郊以火攻破渠門鄭城門名入及大逵大街也至於
大宮鄭祖廟盡取其椽以歸爲宋盧門宋城門名之椽以辱之鄭伯鬱鬱不
樂嘆曰吾爲祭仲所制何樂乎爲君於是陰有殺祭足之意明年春
二月同桓王病篤召周公黑肩於牀前謂曰立子以嫡禮也然次子
克朕所鍾愛今以托卿異日兄終弟及惟卿主持言訖遂崩周公遵